

本书编委会 编 ▲

歷史文獻論壇

▼ 第一輯

白化文敬題

■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本书编委会 编 ▲

歷止史文獻論壇

▼ 第一輯

白化文敬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文献论坛·第一辑/本书编委会编.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5013 - 5397 - 2

I. ①历… II. ①本… III. ①古籍研究—文集 IV. ①G256.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4237 号

书 名 历史文献论坛·第一辑

著 者 本书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 耿素丽 于 浩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 - 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 张 9.5

字 数 158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3 - 5397 - 2

定 价 30.00 元

《历史文献论坛》编委会

顾问（按姓名音序排列）：

陈红彦 陈其泰 陈先行 杜泽逊 黄显功 李国庆
李 云 刘 蔷 罗 琳 沈 津 韦 力 吴 格
辛德勇 张忱石 张 涛 赵敏俐

编委（按姓名音序排列）：

陈 卓 邓咏秋 方自今 耿素丽 贾贵荣 李 强
廖生训 南江涛 史百艳 宋志英 田 奇 王燕来
许海燕 殷梦霞 于春媚 于 浩 张爱芳 赵 嫫

执行编委：耿素丽 于 浩 贾贵荣

卷首语

吴 格

新年新气象,新年新愿景。

《历史文献论坛》的创办,为从事古籍整理的图书馆员、从事古籍出版的编辑人员,以及与传统文化典籍研究相关的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获取信息、交流经验、展示成果的新平台。同行切磋,夙所期盼,跨行交流,更属难得,特致庆贺,并贡芜言。

2007年以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实施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为图书馆古籍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借助图书馆与出版社的合作,已完成部分成果。

2011年中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对今后的古籍整理及古籍出版工作,相信会带来更大支持,催生更多成果。

图书馆的古籍整理与出版社的古籍出版,存在互相依赖、互相支持的关系,其交集点主要在古籍影印方面,涉及选题拟目、书目调查、版本考订、底本选择、书品比较、残本配补、数据辑集、文字释读、说明撰写、索引编制等活动,通常不易引人重视。图书馆员及出版社编辑从事于此,责任甚重,要求綦严,务须慎之又慎。近年来,图书馆与出版社新旧交替,从业人员数量增加,学历程度提高,专业素质改善,发展前景可喜。但要达成图书馆收藏承前启后、出版社图书信今传后的目标,差距仍然存在,人才仍觉不足,有待继续努力。

现代图书馆在中国已有百年以上历史,新中国图书馆事业也已岁逾甲子。承担文献收集、保存、流通、利用等使命的图书馆,在历代传承的古代文献由私藏向公藏转型后,肩负着现存绝大部分中国古籍的保藏及整理任务。目前,各馆古籍度存的“硬件”设施,均已大为改善;古籍修复的设备及人员,也已增加投入与培训;古

籍的编目整理,近年因开展“古籍普查”“珍贵名录评选”等活动,已逐步形成队伍;古籍的流通利用,则因风气转变,观念更新,服务质量,多有提高。古籍影印事业,随之发展迅速。

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域,近三十年来最骄人的成果,当推古籍影印事业的长足发展。保守估计,利用现代影印技术,存世古籍获影印出版者,数量已达三万种以上。前人复制文献所使用的传抄翻刻、影抄影刻等手段,较之现代影印技术的仿真复制、迅速普及,不免相形见绌。古籍影印的长处,不仅见于对单种文献的复制,可使稀见文献化身千百,变稀见为常见;又因其具有聚集同类文献的功能,能综合利用各馆分藏的文献,变散见为汇编。中国古代文献虽号称汗牛充栋,毕竟已随时代而静止,利用图书馆的古籍整理成果,依靠出版社的组织策划,编纂各类型丛书付诸影印,再由各图书馆订购储存,丰富馆藏,既利文献传播,又利文献保存,堪称有功当代、惠及后世。

古籍影印事业的发展,呼唤图书馆与出版社的深度合作。图书馆的古籍馆藏及整理成果,是古籍影印工作得以继续的保障。图书馆员与出版社编辑的有效合作,则关乎古籍影印工作的成败。今后阶段,除各馆珍稀古籍的重点影印外,利用各馆馆藏共同参与影印的项目将会增加。出版社在选题策划、底本挑选、影印加工、出版发行等方面,既要考虑其自身经营的需求,又须密切关注图书馆古籍工作的现状及动态,与图书馆建立良性互动。笔者服务图书馆有年,在馆言馆,兹略述对图书馆古籍整理的意见,供图书馆及出版界同行参考。

图书馆古籍整理的瓶颈,在馆藏古籍资源未获全面、准确的揭示。图书馆收藏古籍已有不短的历史,但反映各馆古籍资源的书目建设,仍存在诸多空白。就目前国内各级各类型图书馆的收藏而言,收罗完备、著录准确、体例精整的馆藏书目或联合书目,成果仍嫌不足。

所谓收罗完备,即各馆古籍书目不仅应反映馆藏善本及特藏文献,还应反映善本、特藏文献以外的其他古籍收藏,现存民国以

前历代抄写刻印的各类古籍文献,均应进入古籍普查及编目的视野。古籍的著者断限为清末,版本时代略为下延,距今已及百年,断代编目,正当其时。当前推进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古籍普查为基础,古籍书目建设即可以古籍普查为契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数据库平台联合编目,附录书影,形成详尽无遗的现存中国古籍总书目数据库,才能为古籍利用及影印,提供采集、甄别古籍信息的保障。机遇当前,亟应把握。

所谓著录准确,即古籍编目应遵循统一的著录标准。目前实施的《古籍著录规则》,乃经古今文献学者长期实践而形成。著录规则的严格遵循并实施,既是编纂古籍书目的必需步骤,也是评估编目质量的必备指标,更是造就古籍专业人才的必由途径。经验证明,一部著录准确的馆藏书目,须经数代图书馆员长期积累、反复打磨,始克完成。图书馆员由外行成长为内行,舍古籍编目实践,别无其他门径。而将各家馆藏书目汇编为大型联合目录,更可为图书馆界造就一批古籍编目专家。

所谓体例精整,即已经规范著录的古籍信息,尚须周密设计,精心组织,严格编次,贯彻始终,才能形成合格的馆藏书目或联合书目。古籍书目有其自身的分类体系及编排规则,利用普查成果,汇聚书目数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分合调整,精益求精,古籍编目及版本考订之学,均可由此而进步。图书馆古籍整理专业的发展前景,亦即包含其中。

中国古籍的撰著传播、收藏利用,历史悠久,遗产丰厚,举世无匹,引人自豪。图书馆员及出版社人士,守先待后,职责神圣。编目整理,影印出版,加强合作,事关长远,有志之士,责无旁贷。

目 录

卷首语 吴 格(1)

· 文献版本 ·

读《四库提要》琐记 杜泽逊(1)

关于武英殿刊刻《四库全书总目》所依据的底本问题

——以天津图书馆藏清乾隆时纪晓岚删定

《四库全书总目》残存稿本为例 李国庆(6)

珍稀中医古籍提要三则

《太医院纂集医教立命元龟》文献考察与研究 ... 李鸿涛 张明锐(14)

《眼科启明》文献考察与研究 杨国英 梁雪原(16)

《考证注解伤寒论》文献考察与研究 张明锐 李鸿涛(18)

曹寅《楝亭诗钞》版本考略

——兼论《楝亭诗钞》四卷残本之价值 李 军(22)

书种轩缩临元本《白虎》《风俗》二通 南江涛(30)

· 书海史话 ·

记述国家图书馆新入藏的《永乐大典》(卷二二七二至二二七四)

往昔藏者行踪 张忱石(32)

追怀古籍整理专家范祥雍先生 吴 格(35)

续命古书 泽被古今

——陈乃乾先生古籍影印出版成就述略 贾贵荣(38)

近代经济学家黄序鹄

——我的祖父及其著作 黄乃江(43)

民国时期的年鉴编纂

——以《申报年鉴》和《中国经济年鉴》为例 李 强(47)

民国出版业黄金十年成因浅析 黄 萍(54)

· 馆藏撷英 ·

清宫藏宋刻本《国朝诸臣奏议》考略 金 凤(59)

山东省图书馆藏两种善本印谱考略	李关勇(67)
馆藏刘喜海批校本《古泉汇考》述略	毕晓乐(71)
保定市图书馆特色馆藏介绍	齐东明(87)

· 书评序跋 ·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两本《永乐大典》	沈 津(91)
《稀见清代民国丛书五十种》的出版及其价值	林 荣(95)
《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天津图书馆卷》序	李国庆(100)
《子藏·道家部·列子卷》序	方 勇(106)
罗振玉稿本及铅字排印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新校正》 二卷	韦 力(112)

· 出版综述 ·

介绍几种 19 世纪英文刊物	许海燕(116)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简述 ——《天津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编辑手记	赵 嫄(124)
石鼓奇文遗千载 研磨不尽意深长 ——写在《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资料汇编》出版之际	于春媚(128)
2013 年影印图书简目	(133)
编后记	(143)

· 文献版本 ·

读《四库提要》琐记

杜泽逊

余作《四库存目标注》(以下简称《存目标注》),与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以下简称《存目》),目验《存目》之书传世版本无虑五六千种,《存目标注》业已问世,而订正《四库提要》(以下简称《提要》)之札记陆续刊于杂志,尚未完成。今所录出二十有一条,即续前业也。

1. 康谷子集六卷,明刘养微撰。《提要》云:“五卷以下附其弟养言诗文。”

按: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十一年刘传刻本六卷二册,其第五卷题:“广济刘养吉修仲著。”则《提要》“养言”乃“养吉”之形误。

2. 泾野集三十六卷,明吕柟撰。《提要》云:“其门人徐绅、吴遵、陶钦重为删补编次,刻于真定。”

按:湖南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四年于德昌刻本,卷一题“门人建德徐绅、海宁吴遵、彭泽陶钦皋编刻”。凡例末列纂刻衔名:“都察院照磨高陵吕昉藏籍,巡按直隶等处监察御史建德徐绅、海宁吴遵、彭泽陶钦皋编次,直隶真定府知府成都于德昌梓行。”则《提要》“陶钦”乃“陶钦皋”之脱误。

3. 谦光堂诗集八卷,明文城王朱弥桢撰,两广总督采进本。

按:《两江第二次书目》:“《谦光堂诗集》,明唐藩朱弥桢著,四本。”则《提要》之“两广总督”当做“两江总督”。

4. 少岷拾存稿四卷附司徒大事记一卷,明曾屿撰,两广总督采进本。

按:《两江第一次书目》:“《少岷拾存稿》,明曾屿著,四本。”则《提要》之“两广”乃“两江”之误,与前条同。又校殿本《提要》则不误。

5. 东廓集十二卷,明邹守益撰,江西巡抚采进本。《提要》云:“又题门人周怡、宋仪望、邵廉续编,孙德涵等十八人重辑。”

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刻本,卷端题:“门人周怡、宋仪望、邵廉续编,男义、美、善、养、盖覆梓,孙德涵、德溥、德泳、德灌、德藻、德涛、德澹、德淇、德鸿、德潞,姪孙德滢,曾孙衮立、戴明、启明、宪明,玄孙世祚、莲芳重辑”。即馆臣所见之本,唯德涵以下实十七人。《提要》云“十八人重辑”误。

6. 东岩诗集八卷,明夏尚朴撰,浙江巡抚采进本。

按:《浙江省第六次呈送书目》:“《夏东岩诗集》六卷,明夏尚朴著,六本。”《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夏东岩文集》六卷《诗集》六卷,刊本,明南京太仆寺少卿永丰夏尚朴撰。”夏氏《文集》,《四库全书》著录,此《诗集》入《存目》。《存目》所据为浙江呈本,《浙目》作“六卷”,今传世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五年刻本亦为《夏东岩先生诗集》六卷。则《提要》之“八卷”当系“六卷”之形误。

7. 节爱汪府君诗集二卷,明汪文盛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提要》云:“郡人为立节爱祠,故傅海舟编次其诗,即以名集。”

按:《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载此书一本,而未记编者。《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则云:“《节爱汪府君诗集》一册《年谱》一卷,写本,明大理寺卿崇阳汪文盛撰,傅汝舟编。”汪文盛嘉靖时知福州,有惠政,郡人为立节爱祠。傅汝舟为福建侯官人,因为辑是集。则《提要》“傅海舟”乃“傅汝舟”之形误。

8. 后斋遗稿二卷,明陈宪撰。宪字伯度,后斋其号也。余千人,正德辛未进士。

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著录“《后斋遗稿》一册,刊本,明余干陈宪撰”。《总目》作“余千”,乃“余干”之形误。

9. 过庭私录七卷外集一卷,明吴鼎撰,江西巡抚采进本。

按:是书见《江苏省第二次书目》,云“《过庭私录》四本”。《总目》作“江西巡抚采进本”,疑“江苏”之误。

10. 宏艺录三十二卷,明邵经邦撰。《提要》云:“尝采古今论学语,发明

其旨为《宏道录》。又删掇诸史为《宏简录》。”

按：“《宏简录》六十四本”，见《江苏省第一次书目》，《四库总目》未录。

11. 群玉楼集八卷，明李默撰。《提要》云：“康太和序。”

按：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著录刘承幹嘉业堂旧藏明万历元年李培刻本，云有康大和序。《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亦作康大和。则《提要》作“康太和”误。

12. 谭樵海集六卷附幽谷集一卷霜岩集一卷，明谭宝焕撰。《提要》云：“未附《幽谷集》一卷，其孙钦瑗作。《霜岩集》一卷，其曾孙清严作也。”

按：是书未见。考谭宝焕《性理吟》二卷，吉林省图书馆藏清乾隆十九年谭作梅等刻本，题：“招携谭宝焕樵海甫辑，侄孙钦瑗霜岩甫编”。则“霜岩”为谭钦瑗字，《霜岩集》自当为谭钦瑗作。《提要》云：“曾孙清严作”，恐误。

13. 少鹤诗集八卷，明武冈王显槐撰，两江总督采进本。《提要》云：“显槐自号少鹤。”

按：刘承幹嘉业堂旧藏明嘉靖武冈王府刻本，作《少鹤诗稿》八卷二册，题“楚国武冈王著”，见《嘉业堂藏书志》、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则“少鹤”当做“少鹄”。《两江第二次书目》作“《少鹤集》，明楚藩著，四本”，亦未确。又，《提要》谓朱显槐自号“少鹤”，乃因其父楚端王朱荣渼“尝自称黄鹄道人”之故，则朱荣渼之自号亦当做“黄鹄道人”也。

14. 飞鸿亭集二十卷，明吴鹏撰。《提要》云：“后有其孙维贞跋。”

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吴氏家刻本，题：“秀水吴鹏万里父著，长孙惟贞校梓。”有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吴惟贞跋。则《提要》“吴维贞”乃“吴惟贞”之讹。

15. 娄子敬文集六卷，明娄枢撰，浙江巡抚采进本。枢字子敬，河内人。

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娄子静文集》六卷，刊本，明河内娄枢撰。”国家图书馆藏明王元登刻本，作《娄子静文集》六卷。则《提要》两“子敬”均当做“子静”。

16. 别本罗念庵集十三卷，明罗洪先撰，浙江汪汝璥家藏本。《提要》云：

“是编为嘉靖癸亥其同年滁阳胡松所刻。”

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二年刻本，作《念庵罗先生集》十三卷。前有嘉靖四十二年癸亥滁阳胡松序云：“余惧士之学之日流于讹且遁也，则从其友人王子昭明所抄得数帙，爰付抚守刘子刻之郡阁。”即《提要》所云“别本”无疑。唯刻行者为抚州知府刘玠，非《提要》所云“胡松所刻”。

17. 菲泉存稿八卷，明来汝贤撰，浙江汪汝璥家藏本。《提要》云：“《千顷堂书目》载此集作十六卷，疑或有续集而佚之。”

按：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十四年姜宝刻崇祯七年何汝敷重修本，仅《菲泉先生存稿》八卷，有乾隆十四年姜宝序，又崇祯七年何汝敷《序菲泉先生全稿》。何序云：“凤阿（姜宝）先生为之刻《存稿》……小子敷忝及芑萝，因刻《续集》八卷，并其前所刻者而整理之。”知崇祯七年何汝敷刻《续集》八卷，合前刻《存稿》八卷，为《菲泉先生全稿》十六卷，即《千顷堂书目》所载“来汝贤《菲泉集》十六卷”也。国家图书馆有《菲泉先生存稿续刻》八卷，明崇祯七年何汝敷刻本，馆臣未见，故有“疑或有续集而佚之”之语。

18. 闵午堂诗集七卷，明闵如霖撰，浙江巡抚采进本。《提要》云：“《千顷堂书目》载《午堂集》十六卷，殆尚有文集九卷而佚之欤？”

按：是集传世有两刻，一为万历二年闵道孚等刻本，作《午堂先生集》十六卷。中央党校图书馆藏一帙，卷一至七为诗，卷八至十六为文。二为万历十年闵一范刻本，作《闵午塘先生诗集》七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帙。馆臣所见浙江呈本诗集七卷当即闵一范刻本，非有缺佚也。又国家图书馆有万历二年刻本残帙，存卷一至七，初疑即馆臣所见之本，及请刘明先生代为检视，则未见进呈本之标志，且卷七仅存一页。附记于此，以备参稽。

19. 泾林集八卷，明周复俊撰。《提要》云：“据其孙元晔跋……”

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明万历二十年刻本，作《泾林诗文集》八卷，末有孙玄晔跋，即其人也。唯《提要》作“元晔”，前者为避康熙帝讳而改，后者则形近之讹，遂全失其真。

20. 王氏存笥稿二十卷，明王维桢撰，江苏巡抚采进本。《提要》云：“《千顷堂书目》载维桢《存笥稿》二十卷，又《全集》四十二卷。今《全集》未见传本，唯此集存。”

按：当时江苏、浙江、两江、山东均有呈本。《江苏采辑遗书目录》：“《王氏存笥稿》二十卷，国子监祭酒左辅王维桢撰。”《浙江省第四次汪汝璥家呈送书目》：“《存笥稿》前集续集共二十四卷，明王维桢著，十本。”《两江第一次书目》：“《存笥稿》，明王维桢著，十二本。”《山东巡抚呈送第一次书目》：“《王氏存笥稿》八本。”今传世之本有：嘉靖三十六年刻本二十卷、嘉靖三十七年刻本二十卷、嘉靖四十年刻本二十卷、万历七年刻本作《王槐野先生存笥稿》二十卷《续集》九卷、万历三十四年刻本作《槐野先生存笥稿》三十八卷《附录》一卷、崇祯十二年刻本作《王允宁先生存笥稿》四十二卷《附录》一卷《年表》一卷等。汪汝璥进呈本现存清华大学图书馆，即万历七年刻正集二十卷续集九卷本，书衣尚存进书木记：“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汪汝璥家藏存笥稿集壹部计书拾本。”馆臣所据二十卷本为早期刻本，汪汝璥进呈本增出《续集》九卷，自较二十卷本为优，馆臣未据以著录，想是疏忽。至于四十二卷全集本，亦尚存世。

21. 已宽堂集四卷，明陈鏊撰，浙江孙仰曾家藏本。《提要》云：“前有岷王定耀序，言其子出《已宽堂诗文》二编。而此帙有诗无文，盖不全之本也。”

按：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六年刻本四卷四册，前有戊戌岁岷藩玉谷序云：“海内颂雨泉先生久矣，当肃皇之甲寅岁，尝弭节潞上……今上万历之丙申，先后凡四十有三载，先生之嗣剑南君复护军于此。又二年，乃出先生所为《已宽堂诗文》二编来，曰乞洒翰以照将来。”则岷藩玉谷作序之戊戌为万历二十六年。据《明史·诸王世表三》：岷宪王定耀，嘉靖三十四年袭封，薨。僖靖世子干趾，宪庶一子，万历十五年改封世子，二十年卒。世孙企鈐，僖靖嫡一子，万历二十八年封世孙，四十二年卒。则此“岷藩玉谷”当指朱企鈐，非朱定耀。《提要》误。

（本文责任编辑：林荣）

关于武英殿刊刻《四库全书总目》 所依据的底本问题

——以天津图书馆藏清乾隆时纪晓岚删定
《四库全书总目》残存稿本为例

李国庆

关于武英殿刊刻《四库全书总目》事，在清宫档案中保存一份“原户部尚书曹文埴奏刊刻《四库全书总目》竣工刷印装潢呈览折”（引自《纂修四库全书档案》2374页）。这份奏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武英殿刊刻《四库全书总目》事，兹照录全文如下：

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臣曹文埴谨奏，为刊刻《四库全书总目》竣工，敬谨刷印装潢，恭呈御览事。窃臣于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刊刻《四库全书总目》，仰蒙谕允，并缮写式样，呈览在案。续因纪昀等奉旨查办四阁之书，其中提要有须更改之处，是以停工未刻。今经纪昀将底本校勘完竣，随加紧刊刻毕工。谨刷印装潢，陈设书二十部、备赏书八十部，每部计十六函，共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览。其版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块，现交武英殿收贮。再，纪昀曾知会臣于书刊成之日，刷印四部，分贮四阁，兹一并印就，请飭交武英殿总裁照式装潢，送四阁分贮。查是书便于翻阅，欲得之人自多，亦应听武英殿总裁照向办官书之例，集工刷印，发交京城各书坊领售，俾得家有其书，以仰副我皇上嘉惠艺林之至意。伏祈睿鉴。谨奏。

笔者认为，曹文埴在奏折中说的“今经纪昀将底本校勘完竣，随加紧刊刻毕工”这句话，是其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奏折里提到的“底本”，无疑是纪昀校勘过的。如果我们找到了纪昀校勘过的这部《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稿本，那么就可以确认殿本《总目》所依据的底本。

天津图书馆珍藏一部清乾隆时纪晓岚删定《总目》残存稿本。笔者在整

理这部《总目》时,发现纪晓岚在批改提要文字时,使用了一些与刊刻有关的词语。笔者经过前后比较复核,认为这部“残存稿本”,有可能就是清乾隆时武英殿刊刻《四库全书总目》所依据的底本。兹仅举五例,试以证明这个结论。

例一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七 经部二十七 春秋类二《春秋经解》

《春秋经解》十二卷 《永乐大典》本

宋崔子方撰。子方,涪陵人,字彦直,号西畴居士。晁说之《集》又称其字伯直,盖有二字也。朱彝尊《经义考》称其尝知滁州,曾子开为作《茶仙亭记》。《经解》诸书,皆罢官后所作。考子方《宋史》无传,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其于绍圣间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报,乃隐居真州六合县,杜门著书者三十余年。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大略相同。朱震《进书札子》亦称为“东川布衣”。彝尊之说不知何据。惟《永乐大典》引《仪真志》一条云:“子方与苏、黄游,尝为知滁州,曾子开作《茶仙亭记》,刻石醉翁亭侧。黄庭坚称为‘六合佳士’。”殆彝尊误记是事,故云然欤?考子方著是书时,王安石之说方盛行,故不能表见于世,至南渡以后,其书始显。王应麟《玉海》载:“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请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传》藏秘书。绍兴六年八月,子方之孙若上之。”是时朱震为翰林学士,亦有札子上请。当时盖甚重其书矣。子方自序云:“圣人欲以绳当世之是非,著来世之惩劝,故辞之难明者,著例以见之,例不可尽,故有日月之例,有变例。慎思精考,若网在纲。”又后序一篇,具述其疏解之宗旨,大抵推本经义,于三传多所纠正。如以“晋文围郑”,谓讨其不会翟泉;以“邲伯来奔”,为见迫于齐;以“齐侯灭莱”不书名,辨《礼记》诸侯灭同姓名之误。类皆诸家所未发。虽其中过泥日月之例,持论不无偏驳,而条其长义,实足自成一家。所撰凡《经解》《本例》《例要》三书,《通志堂经解》刊本仅有《本例》。今从《永乐大典》裒辑成编,各还其旧。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永乐大典》并阙,则取黄震《日钞》所引及《本例》补之。其他《本例》所释,有引伸此书所未发,或与此书小有异同者,并节取附录,而卷裹书名,则并遵《宋史》。至子方原书,经文已不可见,今以所解参证,知大略皆从

《左氏》，而亦间有从《公》《穀》者，故与胡安国《春秋传》或有异同。

以非宏旨之所系，今亦各随原文录之焉。

这条提要，纪晓岚有三处改动：

其一，此条提要的最后一句是“故与胡安国《春秋传》或有异同”。稿本“同”字后原有“焉”字，后被纪晓岚删掉，改写成“以”字。在“以”字之后，纪晓岚用墨笔补写了“非宏旨之所系，今亦各随原文录之焉”一句。

其二，纪晓岚在此条提要最后一句的眉端，题写“出一行”三字。

其三，在此条提要最前面的眉端，纪晓岚用大字题：“照此本改刻四叶即合缝”。又用小字题：“刻本不知谁所改，将一段履历割属二篇，而又颠倒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

我们对纪晓岚这三处改动的地方作如下分析。这条提要最后一个字是“焉”字，纪晓岚删之，即删掉了1个字。其后，纪晓岚增补了“以非宏旨之所系，今亦各随原文录之焉”16个字。这条提要纪晓岚增删文字的统计结果是：删1字，增16字，比原文内容增加了15个字。这部稿本的行款格式是：每半叶9行，每行21字。书名顶格，每行21字。而正文低2格，每行只有19字。纪晓岚增补了15字，实际上是多出了将近一行。因为这是纪晓岚后来补写的文字，誊写时需要再多占一行。所以，纪晓岚在此处的眉端，题写了“出一行”三个字。

此条提要最前面的眉端，纪晓岚用大字题：“照此本改刻四叶即合缝”一句，又用小字题写了：“刻本不知谁所改，将一段履历割属二篇，而又颠倒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一段牢骚话。其中，“照此本改刻四叶即合缝”的意思，笔者认为：依据这个改稿，把雕版重新雕刻四块，这样字数正好。在第三种《春秋例要》眉批中，纪晓岚题有“共成四叶”，与此意同。这是纪晓岚针对《总目》收录宋崔子方所撰三种书的总页数说的话，亦即从第一种到第三种，共计四叶。纪晓岚在前后各说一句这样的话，起到了前后呼应的作用，让以后负责雕版工作者知道这个意思。

例二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七 经部二十七 春秋类二《春秋本例》

《春秋本例》二十卷 内府藏本

宋崔子方撰。是书大旨，以为圣人之书，编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故曰“本例”。凡一十六门，皆以日、月、时推之，而分著例、变例二则。州分部居，自成条